

景明刻本紀錄彙編

五七

卷之四 記遊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六十四

庚巳編卷第一

陸粲

聖瑞

仁祖先家于泗後徙濠梁所居密邇一蘭若與其主
僧交頗厚僧每欽服仁祖之純誠一夕望其舍火
光燭天爲之嗟惜曰朱公善人天恐殃之乎彌月而
仁祖至僧唁之荅曰此夕婦生一男恐有觸汚故
久不來踐佛地非有回祿之禍也男卽高皇帝云

太學

相傳

高皇帝時初起太學

上臨視之顧學制宏

麗

聖情甚悅行至廣業堂前偶發一言云天下有

福兒郎應得居此迄今百四十年來學生居此堂者
往往占魁選躋位通貴他所不及也又諸堂中者無
蜘蛛云上來時見蛛布網屋隅曰我纔建屋爾輒
據之耶顧叱之出語訖而蛛遯從茲遂絕

貢院

南京貢院錦衣指揮紀綱宅也綱有寵文皇帝朝

後坐不法伏誅闔門受殲于是

或云生
瘞其下

至今每鄉試

時舉子入院輒有聲自地中起歷諸號房上如萬馬

騰踏者云

平保兒

都指揮平安一名保兒建文末爲將敗北兵於小河
安單騎追躡燕王運槩將及之忽空中有黑龍舒
爪掣其臂安馬跪于地安知天命有在歎息收兵而
止後兵敗被擒見王問之曰小河之役倘相及何
如安應曰臣欲生致使長耳時國家沿元氏舊俗諸皇子皆呼使長不
然未可量也王勞而赦之命掌北平都司事後以
舊人自疑經歾

袁珙

袁太常珙相術之妙在勝國時已擅天下洪武初姚少師廣孝爲緇流寓嵩山寺珙一見卽以匡輔器期之曰公劉秉忠之儔也後廣孝以高僧選入燕邸預密謀言珙于王王亦素聞其人乃託以珙名隸尺籍遣旗勾取旣至未卽得見陰命選衛中長身多髯貌與王類者九人王雜其中俱微服適市拉拱入酒肆飲王位列第三珙遽前引其裾俯伏呼殿下衆哂其妄珙言愈切王卽起還宮召珙入見珙曰殿下千里召臣而于酒肆相見乎問何以能識對曰殿下入肆時手操弓矢臣望見知之皮皺而瘦龍

掌無肉也

世所傳辨宰相于嵩山佛寺識真王于長安酒家者卽此

更使詳視因

極道

天表之盛曰年交四十髯長過臍當登大寶

必爲二十年太平天子

王悅由此遂決大計珙留

燕城未久遇列校散卒多以公侯大臣官許之語往往流播王恐有他虞因遣還鄉其後渡江登極驛

召至京拜太常丞賜與甚厚及議建儲上意有所

屬遲回累年使珙相

仁宗曰後代人主又相

宣

宗曰萬年天子于是國本始定他日見仁宗于東

宮問曰吾壽得幾何對曰過七七之年天福無疆及

乙巳鼎成竟如此數云子忠徹亦傳其術官至尚寶

鄉

登科先兆

伯父工部公在鄉校累舉不第以貢入南雍弘治戊午鄉試有別舍生徽人汪某者夢與蘇州監生陸某忿爭相持訴於祭酒祭酒麾之出曰陸某非此間人矣寤而莫測所以蓋汪與伯父平生無半面識也間爲蘇士某言之某來以告旣揭榜伯父中選汪竟無名及會試至京以歲旦往謁故吳文定公寬公時佐吏部適崑山毛憲清澄朱懋忠希周二修撰皆在坐三公皆吾鄉殿魁也俄有雲南解元周文亦入謁相

見各道姓名有頃辭出伯父與周偕行周意色慘沮
行且問曰君之相見得無有善事乎伯父唯唯未對
周曰予此言有謂也予丙辰歲嘗夢至殿庭方傳唱
進士名予立庭下自謂當在列俄一物自空墜下視
之乃金宮花一朶欲取戴之旁有人止之曰爾不得
取此蘇州陸宣公子孫物也彼家有陰德當受此轉
顧則已爲一人簪于首矣予此來方物色其人今遇
君旣蘇人陸姓且歲首遇三殿魁又皆蘇人此殆君
得雋之兆也吾其終無成乎伯父唯唯而已夜歸邸
中向從者道之且訝宣公之語老僕許聰者忽應曰

主忘之耶吾家老官人非名宣乎蓋先曾大父諱與
宣同音而旁加王也伯父乃悟而異之旣而果擢甲
科周訖不第以選調得官

伯父舉進士時夢乘肩輿
入一佛廬且夢草獄詞旣

乃得大理寺觀
政云辛未附記

揣骨僧

正統間虎丘半塘寺有僧兩目皆盲善揣骨言人貴
賤禍福多奇中粲之外大父胡公年數歲時家人携
往求揣骨僧云兒他日應得繫金帶好自愛也後公
舉進士累官至山西叅議致仕果終四品里人石乙
貧爲人傭織以二子見僧揣之喜索厚謝曰此兩財

主骨也謂石云勿輕視爾兒聞者初不信二子長果以貲雄于鄉龔大者家頗溫裕爲人豐肥腹臍間黑痣有毫長數寸嘗言其一生福皆在此龔平日與人語好大笑一日在僧所方笑未已僧顧曰勿笑明年爾腹間毛落矣龔惡其語不荅後偶就浴摩挲間毫忽落又數日歿

沅江麟

成化七年秋常德沅江縣之東田村民馮貴家牝牛自孕而生一麟生時雲霧滃合紅光滿室其形畧如鹿蹄及尾皆如牛周身有麟額上一骨銳堅隱起肉

間蓋其角也初出胎跳躍人不能制民愚以爲怪物
擊之傷右脇而死後有識其爲鱗者郡守楊宣令取
其腊藏庫中予外祖叅議公佐郡日常命取觀歲久
骨肉已化惟存空皮鱗亦間有脫落諸姨及僕妾輩
皆見之

秦龍

計宗道惟中柳州羅池人自言其高祖在洪武中爲
巡檢居一山號計家若嘗出行得一巨卵如升持歸
使鷄伏之百餘日乃產一物狀類蛇四足蒼色鱗甲
遍體其長不盈尺行則昂首竦身殆若獸走家人以

米汁飲之數月漸大好飲生血每刳割羊豕則取血
啖之久而益馴狎計公行止蛇常隨之至呼之出蟠
于榻旁以手摩之冷如水鐵一家呼爲小龍傳聞外
間多求觀者計心念曰是且致口語爲吾家禍矣乃
放之解後溪潭中囑曰汝毋憂饑吾每日當遣人飼
之汝自今不得復出也還內蛇已隨至計叱曰汝不
聽教令斬汝矣蛇如解人意俯首帖尾卽還潭中自
是常以血置潭口輒奮起就食歲久大且踰丈一日
有同官之子婦汲于潭婦衣紅蛇望見以爲血也捲
而嚙之至死同官怒聲言爾畜妖物殃人吾且以白

上官必破爾家計恐哀祈之且致厚餽乃得解由是惡蛇欲斬之持刃至潭仍置血以誘其出因投刃斫之蛇驚而匿僅斷其尾尺餘自是不復出亦不知其存亡數年後一夕風雷暴作雲霧中有蒼龍自潭起長數百丈擎空而去家人皆指云小龍化也惟中予家同年進士

兗州嶽廟

兗州府嶽廟素著靈迹弘治中吾蘇龔元之知府事嘗于中夜聞有鞭朴聲以問左右左右有知者具言廟之神異元之弗信也凌晨往謁廟無所覩召言者

責之其人言但須至誠乃得進見明日齋沐更衣以
夜往祭禱良久門啟而入見五人冕服如王者出迎
延坐賓位元之辭讓王者曰公陽官予陰官也于職
事無統攝請坐已而進茶元之未敢飲神曰此齋筵
中茶也飲之無害元之請曰聞有十王彼五位安在
曰已赴齋矣求觀獄辭曰獄禁嚴不得入有一事當
以奉觀耳命舁一僧至熾炭炙其背曰是此地某寺
僧也平日募緣所得皆供酒食費不修殿宇故受罰
如此問曰猶有解乎曰今改過則可免也遂辭出既
歸使人密訪其僧正患背疽且歿告以所見僧悔懼

傾貲修建病卽愈

王全

嘉定婁塘鎮人王全家饒于貲爲人偉軀大腹飲啖兼數人行則蹣跚不能疾趨每浴時則令人以物覆已妻子婢僕皆不得在旁且戒勿妄開一日入浴久無水聲家人怪之揭視但見一蝦蟇大如斗伏其中驚而復覆之已而全出恍惚若有所失是夕死

右二事徐

氏姨所說

鬼兵

陸容居吳之婁門外正德丙寅春一日薄暮容倚門

獨立聞隔岸洶洶若有兵甲聲已而有數千百人自腰以上不可見腰以下可見皆花繒繳股其行甚疾容大驚呼其家男女老幼畢出皆見之踰時過始盡是歲崇明海寇鈕東山作亂奏調京軍及諸衛軍討之兵歲餘乃罷官帑爲之一空容所見蓋兵象也

守銀犬

家君說閭門一民家忘記姓名以開行爲業家蓄一犬甚健日卧一檻旁頃刻不離人有至其所者輒噬之家人相戒莫敢犯有商人至門不知而近之犬噬其股流血商號呼罵其主其主亦惡犬謝曰君姑勿